

牛虻

The Gadfly

[英] 伏尼契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牛 虻

NEU MING

[爱尔兰] 伏尼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 (Voynich, E. L.) 著; 成巍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牛... II. ①伏... ②成...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10 号

牛虻

译者: 成 巍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88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艾·丽·伏尼契(1864~1960),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原姓蒲尔,父亲乔治·蒲尔是个数学家。她早年丧父,随母亲迁居伦敦。1882年,她得到亲友的一笔遗赠,只身前往德国求学;1885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其间还曾在柏林大学听讲斯拉夫学课程。1887年学成归国,在伦敦结识了流亡在此的各国革命者。其中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笔名为斯吉普涅雅克)对她影响最大。在他的鼓励下,她曾前往俄国旅游了两年,和彼得堡的革命团体有过联系。1892年,她和一个受过她帮助、后来从流放地逃到伦敦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婚。

1897年,伏尼契的著名小说《牛虻》出版。前苏联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曾对牛虻有过高度评价。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牛虻也曾经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人。伏尼契还创作了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有小说《杰克·雷蒙》(1901),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奥利芙雷瑟姆》(1904),叙述“牛虻”离家出走后十三年的经历的小说《中断了的友谊》(1910)。伏尼契晚年迁居美国纽约,前苏联文学界人士曾到她纽约的寓所访问,并为她放映根据小说《牛虻》改编的电影。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寓所去世。

《牛虻》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殖民统治的斗争为背景,以爱国志士“牛虻”的命运、遭遇和结局为线索,猛烈抨击了天主教会虚伪的反动本质,热情歌颂了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所做的英勇斗争。在书中,主人公亚瑟年轻时经历过许多刻骨铭心的感情苦难:他最热爱的姑娘琼玛给予了他最惨痛的心灵伤害,他最尊敬的父亲蒙太尼里却是一个虚伪的政敌。面对这一连串巨大的打击,亚瑟一锤打碎心爱的耶稣蒙难像,并伪造了一个自杀现场,然后只身流亡到了南美洲,人间地狱般的生活磨练了原本纯真幼稚的他,使他变成一个坚强、冷酷、老练的“牛虻”。

十三年后,他回到了祖国,虽然再次遇见了自己心爱的姑娘琼玛,可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不得不抛弃爱情与生命。刑场上的他从容不迫,的确,他就是“一只快乐的飞虻”。

读完《牛虻》，我们便读懂了两个字——精神。人不能没有独立的精神，失去了精神，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也不能失去信仰，失去了信仰，人在这世界上就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信仰是精神的支柱，崇高的信仰如同一盏指路灯，赋予人无穷的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鼓舞人直面人生，勇敢承受生活的各种艰难困苦，也使人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生与死。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呢？牛虻告诉我们，那就是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就是意志的力量，就是难以磨灭的思想，就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就是……

如今，牛虻已是英雄的化身，在作者的笔下，他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毫无瑕疵的英雄，但他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他的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他曾经幼稚激进过，也有忧伤脆弱的一面。无法调和的仇恨、感人肺腑的爱情、矢志不渝的追求，贯穿着牛虻的一生，正因为如此，牛虻的形象才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真的，牛虻已经得到了永生，他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灵魂。他的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

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
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

读着这首诗，回顾牛虻的一生，眼前仿佛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江，它闯过浅滩和激流，浪花撞击在礁石上，奔腾着，跳跃着，又义无反顾地向大海奔去。愿牛虻的精神永存！

编 者

第一卷

第一章

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亚瑟正在一大叠讲道文稿里翻找着什么。六月的傍晚，又闷又热，让人透不过气来。所有窗户都被大敞开着，百叶窗半掩着，只是为了让人稍凉爽一些。神学院院长蒙太尼里神甫放下了笔，抬起头来看着俯在大叠文稿上的那个黑发油油的脑袋，目光里充满着慈爱。

“你找不到吗，亲爱的？没有关系，我本也想把这节重新好好地写一下，说不准那已经被撕毁了，却浪费了你这么多宝贵的时间。”

蒙太尼里很低的却圆润、响亮，音调像银子般纯净的声音，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天生是个演说家，不枉上帝赋予他这抑扬顿挫的声音。他跟亚瑟说话的语气中老是含着一种深深的爱抚。

“不，神甫，我很清楚地记得你的确把它放在这儿了，我一定要找到它。重写的东西，即便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绝不可能再复原了。”

蒙太尼里低下头又投入到他的文章里。一只昏昏欲睡的金龟子在窗外懒洋洋地低鸣着。街道上回响着卖水果小贩的漫长凄楚的叫卖声：“草莓！草莓子啊！”

“《论医治麻风病人》，在这儿啦。”亚瑟欣喜的叫声划破了寂闷。亚瑟用他那柔软而轻快的步子走向神甫，他那种步伐常常引起家人的不耐烦。他很削瘦，不大像三十年代英国中等阶级的年轻人，倒像十六世纪人物画里的意大利少年。他长得很精致，从那长长的睫毛，直到那纤小的手和脚，轮廓都十分鲜明。他静坐时，人们都会毫无例外地认为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美丽的姑娘。可是若见到他那柔软而敏捷的动作姿态，就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收起了利爪的豹子了。

“真找着了吗？”蒙太尼里以一种感激的温和的目光注视着他，“我常常丢三落四，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吧，现在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到园子里去，我来帮你做功课怎样？哪儿你感觉不太明白？”

他们走到那个寂静、阴沉的修道院的园子里去。这儿本是从前铎米尼克派的一所修道院。追溯到两百年前，这一片正方形的园子原也被装饰得很整齐：两行笔直的黄杨守卫着这个园子，丛丛的迷迭香和薰衣草，修剪得整洁得当。如今，物是人非，那些白袍修士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找不到痕迹，只有那丛丛芬芳的药草仍在幽静的仲夏夜晚静悄悄地开放着，繁衍着，只是再没有采药者了。一簇簇野生的荷兰芹和耧斗菜遮住了石板路上的缝隙。羊齿叶和交织的佛甲草爬满了园子中心那曾养育过这园子里的人的那口干涸的井。玫瑰花丛却也像野生的一般，蔓长的枝条胡乱地伸过小径；高大的毛地黄在乱草上面无奈地垂着头；还有那未经修剪从不结实的老葡萄藤，也绕在一棵没人理睬的枸杞树上，缓慢地摇晃着那垂挂下来的枝头，与枸杞树哀愁地述说着……

一棵夏季开花的大木兰树，孤独地矗立在一个角落里，枝叶阴暗得像一座陈年老塔，到处泼洒出一些乳白色的花朵。蒙太尼里就在紧靠树身安放的一条粗糙的木凳上坐了下来。亚瑟是在大学里学哲学的，他遇到了一些疑难问题，就跑了来向他的“神甫”请教。他并不是神学院里的学生，但蒙太尼里却以自己的渊博尽心地教着他。

亚瑟等那一节书解释清楚以后就说：“要是你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我的话，那我想我该走了。”

“我不打算再工作了，但你如果有空，我希望你能多待一会儿。”

“噢，好的！”亚瑟依靠着树身，透过阴暗的枝叶仰望那宁静天空中微微发闪的暗淡的星星。蒙太尼里为避免接触他那双黑色睫毛下显出来的深蓝色的、梦一般的、神秘的眼睛，便把头转了过去。

“你好像累了，亲爱的。”蒙太尼里说。

“我没有办法。”亚瑟声音里显出的疲乏，神甫立刻觉察到了。

“你不应该这么着急就回到大学，看护病人和熬夜已经把你的身体和精神累垮了。当时我不该允许你离开莱克亨，而让你彻底休息一下的。”

“啊，神甫，那有什么用呢？母亲一去世，在那悲惨的屋子我就再也不能待下去了。裘丽亚会将我逼疯的！”

裘丽亚是亚瑟异母长兄的妻子，在他看来，是永远无法忍受的一枚毒针。

“我想你误会我了，我并不是要你跟你家里人待在一起。”蒙太尼里温和地答道，“我也明白那是对你的摧残，可是当时我很希望你能

接受那位做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如果你能在他家里调养上一个来月再来上学，就不会像如今这样憔悴了。”

“不，神甫，那是我不愿意的。真的，华伦医生一家人是很体贴的，待人也和气，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他们只是怜悯我——从他们的脸上我完全看得出来——他们会想方设法来安慰我，但却会谈到母亲。当然，琼玛是不会的，我们从小在一起的时候，她就知道有些话是不该说的，但别人总会提起。况且也不单是为了这个……”

“还有别的什么呢，孩子？”

亚瑟若有所思地从一茎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拽下了几朵花，放在手里，不停地神经质地挤按着。

“那个市镇是我不能忍受的，”他停顿了一会儿，“镇上那几家店铺，让我回忆起童年时她常带我来买玩具，河岸上那条绿阴庇护的小路，让我想起在她病势沉重之前，我常常搀着她在那儿散步。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总是会触景生情，每一个卖花女郎都拿着花束向我走过来——好像我还需要它们似的！还有那教堂旁边的凄凉幽静的墓地——我只好回避这一切，离开这个我一看见就觉得伤心的地方……”

他的话戛然而止住了，他只是坐在那儿不断地把那毛地黄的花铃儿扯得粉碎。悠长而深沉的静寂，他很诧异神甫为什么不说话，不禁抬起头来。天色渐渐黑下来，一切东西都因失去了阳光的照射而变得昏暗、模糊，但还有一丝余光足以映出蒙太尼里脸色怕人的惨白。他低垂着头，右手紧抓住了凳子的边缘。一种畏惧的感觉油然而生，亚瑟仿佛是无意之中闯进了圣地，诧异地急忙把头转过去。

“上帝啊！”他想，“我与他相比是多么渺小和自私！即使我的不幸是他亲身经历的，他的伤感也不过如此吧。”

蒙太尼里终于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四周。“无论如何，至少在目前，我是不会强迫你回到那儿去的，”他用他最亲切的语调说，“可是你必须答应我，等今年暑假一开始，就得好好休息一下，彻底恢复你的活力。我想你还不如上别处去度假来远离莱克亨。我绝不允许你搞垮你自己的身体。”

“神学院放了假，你打算去哪儿呢，神甫？”

“还不是照常带领学生上山去，照料他们并把他们安顿好。副院长到了八月中旬就会销假回来。那时候，我打算换一换生活，去登一

次阿尔卑斯山。你愿意同我去吗？你一定乐意去研究研究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之类的吧？我们还可以去漫游深山老林。不过，一行只你我两人，你也许会感到有些枯燥。”

“神甫！”亚瑟激动得不由自主地拍起手来。这种拍手的姿势，被裘丽亚称做是他的“外国派头”。“这太好了，机会难得。我一定要丢开一切跟你同去。只是……我还不能确定……”说到这儿，他撇了撇嘴止住了。

“你怕勃尔顿先生会不答应吗？”

“他怎么会高兴让我去呢？但也不好阻止我。我今年已经十八岁，可以自己做主了。他不过是我的异母兄长，我干吗非服从他不可？他又一直都待母亲不好。”

“但如果他真的反对，我想你最好还是别违拗他。这样你会更感到在家庭里处境困难的，如果……”

“未必会的，”亚瑟激动地打断他的话，“他们过去一直都恨我，将来也不会例外……不管我做什么他们对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你是我……忏悔神甫，我随您去，詹姆斯怎么能真的阻止？”

“他是一个新教徒，你不可能忘记。无论如何，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我们不妨等一等，听听他的意见。你不要太急躁，我的孩子，不管人家对你爱是恨，自己的行动都要自我检点。”

一番责备的话说得很温和，使得亚瑟听了都不曾脸红。“我知道是这样的，”他叹了口气回答说，“不过这是多么困难啊……”

“令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你礼拜二晚上没有到我这儿来，”蒙太尼里突然转移了话题，“那天阿莱琐教区的主教在我这儿，我是希望你能跟他见见面的。”

“我先已与一个同学说好要到他的寓所去开会，不去的话，他们要在那儿等我的。”

“什么会？”

亚瑟似乎对这个问题有点发窘。

“这……这不是一个经常的会，”他说话时略带着一种神经质的口吃，“有一个从热那亚来的学生，他向我们做一次讲话……一种与演讲性质类似的……”

“讲关于什么事情的？”

亚瑟踌躇起来：“神甫，你不会追问我他的名字的，是吗？因为我已答应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的，你既然答应了人家，当然就不应该再告诉我，但是到了现在，我想你对我总该信任了吧。”

“神甫，你应该相信我对你的信任。他讲到……我们，以及我们对人民的……和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讲到……我们怎样可以去帮助……”

“帮助谁？”

“人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沉默，长久一阵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太尼里转身面对着他，神情严肃地说道，“这桩事情你考虑了多久了？”

“自从……大概是去年冬天吧。”

“在你母亲生前吗？她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不。我……那时候并不很在意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你……开始在意了？”

亚瑟沉思着不由自主地又从毛地黄上捋下一把花铃儿。

“差不多如此，神甫，”他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地，“去年秋天我准备入学考试，曾经认识了许多大学生，这些事你不会忘记吧？当时，他们当中有些人就跟我谈起……这一切事情，还把相关的一些书借给我。当时我只是想早些回家去看母亲。在那牢狱一般阴湿的屋子里，母亲完全是孤独地住在那些人中间，仅裘丽亚的那条舌头就能要了她的命。冬天临近，她的病情更严重了，那些大学生和他们的书全被我抛在了脑后。后来，你知道的，我简直就不到比萨来了。当时我如果想到这些事，我定然会跟母亲说的，可是我全部心思都在母亲的病上。后来，我知道母亲挺不了多久了……你也知道的，我差不多一直陪伴她直到离开人世。晚上我常常整夜守候着母亲直到天亮，白天华伦·琼玛来接替我的时候，我才睡一下。就在这些漫漫长夜，我才又想到那些书和那些大学生说的话……我一边想一边怀疑……他们的话究竟对不对……而……我们的主将会怎么说。”

“你曾经问过主吗？”蒙太尼里用有些颤抖的声音问道。

“总在问，神甫。我祷告时，常请主指示我应该怎样做人，或者请他干脆让我跟母亲一起死掉。可是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答复。”

“可对我，你却从未提过一个字。亚瑟，我总希望你已经信任我

了。”

“神甫，你知道我是信任你的！但一个人总有些事情是属于他自己的。我……我以为这桩事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的——无论你，还是母亲，都帮助不了。我必须直接从上帝那儿得到答案。你明白，这关系到我的一生和整个灵魂。”

蒙太尼里转头，凝视着木兰枝叶浓密的地方。他的形象在苍茫暮色里显得很模糊，就像是树阴底下一个朦胧灰暗的鬼影。

“后来呢？”他一字一句地问。

“后来……她走了。你知道，最后三个晚上我一刻也没离开过她……”

他哽咽了，沉默了一会儿，蒙太尼里却无动于衷。

“她下葬前的那两天之中，”亚瑟哽咽着继续道，“我极度悲痛，思维僵迟，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后来出了殡，我就病了，你总不会忘记，我连忏悔都没有能来。”

“我记得。”

“就在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半夜踱进母亲房里去。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壁龛中那个巨大的十字架清晰地伫立在那里。我想也许上帝会帮助我，我跪下去，祷告着，祈求着，——直等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清醒过来的时候……神甫，我无法解释我曾经看见了什么，连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上帝已经答复我了，他的意旨我不敢违拗。”

在黑暗里他们静坐了一会儿。蒙太尼里转身把一只手搭在亚瑟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温和地说，“要是我说上帝不曾对你的灵魂讲过什么话，那是他不许可的。但是你得考虑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也许那只是由于悲痛或疾病所生的幻想，你怎么能轻易地把那当做是上帝庄严的感召。即使真是上帝的意旨，他要借那死亡的阴影来答复你的问题，你也不能保证你没有误解他的话。你心里想着要去进行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呢？”

亚瑟郑重地站了起来，好像背诵教文一样，一字一顿地回答：“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利，将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要把奥地利人驱逐出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只有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

“亚瑟，你在说什么！想一想吧，你是连意大利国籍都还没有的

人呀。”

“这并无所谓，我是我自己。我既已了解这个事业，就要投身于它，是它当中的一员了。”

又是一阵许久的沉默。

蒙太尼里侧依在一棵树上，抬起一只手放在眉毛下面遮住眼睛。

“你来到这里一会儿，我的孩子。”他终于打破了沉默。

亚瑟坐了下来，神甫紧紧握住他的两只手。

“今天晚上我无法跟你讨论，”他皱了下眉头说，“事情对我来说太突兀……我完全没有意料到……我必须要有充分时间来认真想一下。改天我想好了，我们再仔细地谈一谈。但现在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为了这件事情惹祸上身，如果你……因此而死，那会使我心碎的。”

“神甫……”

“不，让我把要说的话说完。你可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亲人。我想你定不能完全懂得这句话的。这对一个年轻人是困难的，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不懂的。亚瑟，你就像是我的……亲生孩子一般。你明白吗？你是我眼睛里的光明，我对你寄予厚望。我宁死也不肯让你走错一步路，以致断送你的生命。可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并不要求你对我做出什么许诺，我只要求你记住这一点，并且随时提醒保护自己。在做出任何决定并付诸于实施之前，必须先考虑成熟，就是不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不要辜负我的苦心。”

“我一定听你的话……那么……神甫，你就替我祷告祷告吧，也替意大利。”

他默默地在神甫前跪了下去，蒙太尼里也默默地把手轻放在他那弯下去的头上。祷告完毕，亚瑟站起来，满怀敬爱地吻过那只手，轻盈地穿过沾满露水的草地，消失在夜幕之中。蒙太尼里一个人倚在木兰树下，凝视着眼前的黑暗。

第二章

詹姆斯·勃尔顿先生，亚瑟的同父异母兄弟对亚瑟要跟蒙太尼里一起去“漫游瑞士”的计划心存不愿。但是与一位上了年纪的颇受

尊敬的神学教授去做一次采集植物标本的旅行，本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他无法正面出来阻止，又没有完美的理由，如若阻止，亚瑟还会认为他过分专横并立刻把这种阻止归结到宗教或血统的偏见上去，而开明和容忍正是一向为勃尔顿一家所自豪的。自伦敦和莱克亨两处勃尔顿父子轮船公司营业一百多年以来，他们这一家人便一直是忠实的新教徒和保守派人物了。他们认为一个英国绅士即使对待天主教徒也必须公正。因而当这一家鳏居寂寞的老主人跟他家漂亮的家庭女教师——一个天主教徒——结婚时，他的长子詹姆斯和次子汤麦斯虽然不免感到愤懑，但对于这个年龄跟他们相差无几的继母的出现仍能勉强抑制自己的情绪，他们把这种事情的发生归之于天意。自从父亲去世、大哥结婚以后，本已难处的局面就变得更加犹如乱麻。但是当继母葛兰第斯还活着时，他们弟兄总还是由衷地努力保护着她，免得她遭受裘丽亚无情的利舌之伤害，并且他们自己认为尽了应尽的责任来对待亚瑟。他们并不假装喜爱他，只是毫不吝啬地供给他零用钱，并且任凭他自由自在，以示他们的慷慨。

因此詹姆斯在给亚瑟复信中附了一张够用的支票和几句冷话，允许他在假期中行动随意。亚瑟花了一半多的钱购买植物学的书籍和储藏标本的夹子，准备就绪就同神甫初次漫游阿尔卑斯山去了。

亚瑟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蒙太尼里的精神轻松的样子了。那次在花园里的谈话给了蒙太尼里第一次精神上的打击，但他心境的平衡已经逐渐恢复了，现在他可以坦然的多地面对此事了。亚瑟还很年轻，不成熟，他的决心总还不至于坚不可摧、无法挽回。他才刚刚迈向那条危险的路，用温和的劝解和理喻去把他拉回来，一定还来得及。

日内瓦的街道泛着耀眼的白色，游客拥挤的游憩场所，尘土飞扬，亚瑟眉头皱起，打乱了他们本想在这儿多住几天的计划。蒙太尼里心情欣慰地望着他。

“这不是个令人喜欢的地儿，是吗，亲爱的？”

“难说得很。这和我所期望的相差甚远。是的，湖是美丽的，山也还算层峦叠嶂。”此时他们正在卢骚岛上，亚瑟用手指着萨伏伊方向那条连绵起伏的峰峦说，“但是这个市镇看上去过于拘谨和整齐，具有一种自满的神气，有些应该说像是十足的新教徒派头。它使我想起裘丽亚来了，这个地方令我不快。”

蒙太尼里笑道：“可怜的孩子，多么不幸！好吧，我们原是为自己寻乐来的，干吗偏待在这儿！今天我们到湖里去划一趟船，明天一早就上山去，你认为如何？”

“可是，神甫，你不是想在这儿待一段时间的吗？”

“亲爱的孩子，”神甫笑着说，“这些地方我已来过不下十次了。我的假日只是为了能让你快乐。你高兴到哪儿去呢？”

“如果你不介意到哪儿去的话，最好我们就沿河而上，回溯到它的发源地去。”

“伦河？”

“不，埃维河。你看它湍急的水流。”

“那好，我们就上夏摩尼去。”

他们在一只小小的帆船上面随波荡漾了整整一个下午。但这美丽平静的湖给亚瑟的印象，无论如何都赶不上那条灰色而混浊的埃维河。生长在地中海边的他，看厌了那种蔚蓝的涟漪，就渴望看到一种迅流急湍，因而这一条像冰河一般向前急泻的河流，激起了他无比的喜悦。“它是多么急切啊。”他感叹道。

第二天早晨，他们向夏摩尼出发了。山谷里的肥沃的田野，使亚瑟感觉很高兴，但当车进入克鲁西斯镇附近的盘山道之后，那些锯齿形的大山冈向他们渐渐围拢过来，他就变得严肃而沉默了。

从圣马丁镇起，他们开始徒步攀援山谷，在路旁的牧人小屋或小山村住宿，然后又随意向前漫游。亚瑟特别敏感于景物的变换，遇到的第一个瀑布，就使他沉入狂欢之中，那高兴劲儿都感染了路人；但当他们临近积雪的山顶，他又从狂欢坠入了蒙太尼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梦一般的恍惚状态。亚瑟和这些高山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感应。他往往在那阴沉而神秘的呼啸着的松林之中一动不动地躺几个小时，从挺直而高大的树干中间凝望着闪烁的山峰和光秃的崖石组成的阳光灿烂的世界。每当这时，蒙太尼里就用一种悲哀的嫉妒眼光注视着它。

黄昏时分，落日的余辉燃烧着积雪的山峰。等到山峰的绝顶上那片红光悄然退去之后，蒙太尼里转过身子，碰一碰亚瑟的肩膀，把他从梦境中唤醒。他们才小心地往下穿过那片幽暗的树林，回到那所他们准备借宿的牧人小屋里去。

晚饭时间，蒙太尼里一走进房间，就看见亚瑟已经摆脱了刚才那种黯淡的心情，变了一个人似的在餐桌旁边等他。

“啊，神甫，快来看这只荒唐的狗，它在用后腿跳舞呢！”

他的心神完全被这只跳舞的小狗吸引去了，正像他刚才被那落日返照抓住了一样。当他逗着狗玩的时候，那个脸色红润、系一条白围裙的女主人，强健的两臂叉着腰，站在旁边微笑看他逗着狗玩。“能够这样专注地逗着玩，心里准是没什么别的念头。”她操着本地土话对她的女儿说，“而且这小伙子长得多俊啊！”

亚瑟的脸像害羞的女学生似的涨得绯红，那个女人看出了他听得懂她的话，看着他的窘相就笑着离开了。吃饭的时候，亚瑟只是谈论以后漫游、爬山以及采集标本的计划，其他都绝口不提。

第二天早晨，蒙太尼里醒来就发现亚瑟已经不见了。原来，天刚蒙蒙亮他就到山上的牧场去“帮迦斯伯赶山羊去了”。

但是，刚开早饭不久，他就光着头，飞奔回屋里来，肩上还背着一个三岁模样、手里拿着一大束野花的农家女孩子。

蒙太尼里抬起头，朝他微笑着。这跟在比萨或莱克亨时严肃而又沉默的亚瑟判若两人。

“你上哪儿去了，早饭也不吃，就满山乱跑吗？真是个野孩子。”

“啊，神甫，太阳升起的时候是多么有意思啊！山景如此壮丽，露水也这么浓，你瞧！”

他说着举起一只湿漉漉的沾满淤泥的靴子。

“我们带了一些面包和干酪上山，到山上牧场里又挤了些羊奶喝。啊，没想到会那样脏！可是现在我又腹内空空了，也要弄些东西给这小家伙吃。安尼脱，你吃点蜜糖好不好？”

他坐了下来，把小女孩子抱在他的膝上，还帮她整理花束。

“噢，老天！”蒙太尼里干涉到，“我不能让你受凉。快去把湿衣服换掉。安尼脱，来，过来。你从哪儿把她抱来的？”

“村梢头。她的父亲就是我们昨天碰到的那鞋匠。看她那双眼睛多可爱，是不是？她口袋里面还有一只小乌龟呢，她称它叫卡罗琳。”

等亚瑟换掉了湿袜子回来吃早饭时，只见那小女孩子早已坐在神甫的膝头上，咕咕呱呱饶有兴趣地跟他谈她那只小乌龟的事。她那只胖乎乎的手掌把乌龟朝天托起，向“先生”炫耀它那不停划动着四只脚的乌龟。

蒙太尼里抚摩着她的头发，欣赏着她那宝贝小乌龟，并给她讲些惊奇的故事听。安尼脱正把这位教士装束、道貌岸然的绅士的衣袋

翻转过来时，正赶上女主人进来收拾桌子，看到这情况，她不由惊呆了。

“上帝教孩子们分辨好人，”她说，“安尼脱从不敢与陌生人说话，可是你瞧，她见了这位先生竟一点儿不害羞了，还这么大胆了，真是天大的怪事！跪下来吧，安尼脱，趁这位好先生还没有走，要他给你祝福祝福，今后你会一辈子交好运道的。”

“我还没见过你跟孩子们这样玩儿呢，神甫，”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在牧场上散步时，亚瑟说道，“那孩子的眼睛一直跟着你转，你知道吗，我想……”

“嗯？”

“我想说的是——我以为教会不允许教士结婚是一件可憾的事。我不大明白其中的道理。你想，教养儿童是多重大的事业，让儿童从出生就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中成长，对他们有重大意义。我认为，越是从事崇高职业、越是生活纯洁的人就越能胜任为一个父亲。我敢断言，神甫，假如你不曾宣过誓——假如你已经有了妻子，你的孩子们一定是很……”

“嘘！”

这突然迸发出来的轻轻一声，使随后的一阵静默显得格外深彻。

“神甫，”对方阴郁的神情使亚瑟觉得很难受，他低声地说，“你觉得我刚才的话有不妥的地方吗？当然，也许是我错了，可是，这念头自然而然涌上我心头，我无法避开它。”

“也许，”蒙太尼里温和地答道，“刚才你说的这些话的意义，你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明白。或许再过几年，你的看法会有所改变。目前我们最好别去想它，谈谈其他一些事情吧。”

这是他们第一次打破这理想的假日里的一种舒适的、和谐的气氛。

离开夏摩尼，他们沿太第纳瓦尔河到马第尼去，天气的闷热，使他们不得不在马第尼就歇了下来。吃过午饭，他们在旅馆的凉台上坐着，那儿可以躲避阳光，并可俯瞰满山的景致。亚瑟拿出了他的标本箱，两个人就用意大利话严肃地讨论起植物学来了。

碰巧两个英国画家也在那儿坐着，一个人在忙碌地写生，一个人懒洋洋地在旁边想与他聊天。新来的两个生客是否懂英语，那个聊天的人似乎也不曾想过。

“总画风景有什么意思，威廉，”他慢悠悠地说，“那边那个挺英俊

的意大利小伙子，正对着几片羊齿叶子出神，干吗不以他为模特呢？看看他眉毛的线条！你信不信，如果他手里的不是放大镜而是一个十字架，再把那短衫和短裤换成罗马人的大法衣，你就完全可以画出一个形神毕肖的早期基督徒来了。”

“什么早期基督徒！午饭时他就坐我旁边，你不知道他对那只焦嫩的烤鸡也跟现在对那些肮脏野草一样地出神。他长得的确不错，可是他远不如他的父亲那么富于画意。”

“他的——谁？”

“他的父亲，就是坐在你正对面的那一位。难道说，你对他视而不见！瞧他那庄严的脸庞！”

“你这糊涂蛋，你这个基督徒除了上礼拜堂还知道些什么！怎么连天主教的教士都会不认得？”

“一个教士？哦，我的上帝，真的是一个教士！好啦，记起来了，他们有不讨老婆的誓言，以及诸如此类的戒律。好吧，那我们来做好事，姑且把那个孩子认做是他的侄儿吧。”

“这些白痴！”亚瑟抬起头来目光闪烁地喃喃道，“谢谢他们的好心，说我像你，我要真是你的侄儿才好呢……神甫，你怎么啦？你的脸色白得吓人！”

蒙太尼里用一只手压在额头上缓缓地站起来。“我有点头晕，”他的声音变得虚弱迟钝得有些奇怪，“也许早晨我被太阳晒得太久了。我需要躺一会儿，亲爱的，没有什么，我想不过有点中暑罢了。”

亚瑟和蒙太尼里在吕森湖边逗留了半个月，就由圣哥达山峡回到意大利。幸运的是，好几次出去远游时天气都不错，都非常愉快，只是没有了初出发时所感到的那种魅力。蒙太尼里被那“确切地谈一谈”的不愉快的念头不断地烦扰着，因为他想利用假期这个谈话的好机会。在埃维河的山谷中，他故意避免那些木兰树下谈过的话题。他想，对于亚瑟这样一个颇有艺术天赋的人，要是当他正在欣赏阿尔卑斯山风景的时候，就拿这些势必令人苦痛的谈话去搅扰他的新鲜的喜悦，就未免太残酷了。来到马第尼后，他从第一天起，每天早晨就对自己说：“今天我一定要同他谈了。”而每天晚上又说：“我明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同他谈了。”现在假期接近尾声，他依然在重复着：“明天，明天。”他不能开口，有一种说不出的寒冷感觉阻挠着他。他感觉到事情已有了新的变化，感觉到自己和亚瑟之间将会隔着一层虚无